

行走者

四进昆嵛情满山

林海

昆嵛山，灵山秀水，仙气飘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次与昆嵛山相拥，都让我激情荡漾，回味无穷。

第一次走进昆嵛山，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我任职长岛某国企，为了厚植职工们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怀，率领大家走进昆嵛山，登临海拔923米的胶东第一高峰泰礴顶。顶上有三块巨石，远看像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相传宋代王重阳游历昆嵛山，登上泰礴顶，望见三块巨石，豁然顿悟，生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创立全真教，昆嵛山也就成了全真教发源地。

站在泰礴顶上，云海从脚下涌起。望着脚下的云海和山水，深感昆嵛山是个有灵气的地方。灵魂与云海、青山、流水相拥，我也真地领会了诗人汪国真那句箴言“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的含义。

前几年，受现实羁绊无法远行，女儿驱车载我与妻子再入昆嵛大山里，她将车停在停车场，三人沿着山路一路说笑前行。望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青青的山，碧绿的水，心情自然好了许多。

第三次是小外孙长大了，想让他接地气。今年春天，女儿再次驱车载着我们三人进入昆嵛山。坐在观光车里向大山深处驶去，车行至王光英题写的“昆嵛山”石碑前，我们信步走进“昆嵛山文化馆”，展柜里静静躺着上世纪70年代的旧报纸和风匣子、闹钟、推刨、墨斗，地上摆放着八仙桌、太师椅等老物件。我想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小外孙天真可爱，问东问西，我跟他姥姥兴奋地一一作答。孩子开心快乐，便是我们这辈人最大的快乐。

今年国庆节，我第四次触摸到昆嵛山的山水。那天清晨，蓝天白云，阳光普照。我登上大巴车，陪同40多名文艺爱好者，再赴昆嵛山参加一场爱国主义诗歌朗诵会。大巴车上，大家在屏气凝神地听姜瑞光先生做活动前的动员。讲者激情澎湃，听者鼓掌不断，阳光照进车厢，到处洋溢着暖意和笑意。

一路快行，将一车笑声卸在昆嵛山脚下。换乘旅游观光车，我扶着宋志鹏登上车。宋志鹏，文学青年，虽行动不便，但喜欢文学创作，渴望阳光，与我妻子是同村同宗同辈人。

身边的行人、青山、绿水、

鲜花，不断飘向身后。大山里，群山起伏，巨石遍布，空气清新，青山林海，也许真正走进昆嵛“林海”里，才更能体会森林密布的意境。

车在一片水杉树下停住，大家陆续下车，这里是昆嵛山石门里景区的打卡地。参天水杉比肩而立，向着云天舒展，树荫下分布着一些老式房屋。水杉是植物界亿万年级的“活化石”，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据说，这些水杉树是60年前从江南移植过来的。我每次走进昆嵛山，面对这些挺拔的参天大树，总会有种振奋的感觉。

大树间，悬挂着“昆嵛抒怀，礼赞中华——昆嵛山爱国主义诗歌朗诵会”字样的画布，地下铺着红地毯，几名工作人员在调试音响设备，朗诵家们迅速开始彩排，一些游人围拢过来看热闹。阳光从大树缝隙中射下，蓝天白云在树梢间忽隐忽现，好一派天朗气清的景象。

离正式演出尚有段时间，我与烟台作家书画院院长张森老师结伴向演出会场对面的山坡爬去。我俩同龄，第一次走进他的画室，就被他的字画震撼到了，为此我专门写过《走进张森工作室》一文。妻子说自己这辈子最喜欢两个人的书法，一个是她的师范同学习培欣，另一个就是张森老师。

山坡上，盛开着大片波斯菊。纤细的枝叶托着薄如蝉翼的花瓣，风掠过，一簇簇波斯菊轻轻摇曳，自在又随性。几只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好不惬意。翻过山坡，原来坡后隐匿着偌大一片粉黛乱子草。粉黛乱子草漾开一片粉色花海，如烟似霞，吸引了许多男男女女花前留影。

如果说山上巨石像男子汉的刚强，那眼前的柔柔花海，便处处显示出女性的阴柔之美。那些广受欢迎的成功人士，大抵是知进知退，能上能下，刚柔并济，知道以柔克刚道理的君子。这可能是辩证哲理的昆嵛大山给我最深的启迪。

时针指向10点，演出开始。优美的音乐声和演员们激昂的声音响彻大山之中，热闹场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人。主持人崔建喜与李晨光字正腔圆的声音和独特的主持风格，引起我的关注。崔建喜是原烟台话剧团二级演员，擅长朗诵和主持。我特喜欢他的阳刚之气和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原先只知道李晨光老师

朗诵得好，这次才知道她还是位出色的主持人呢。

掌声中，无名老师出场了。无名其实很有名，他本名刘跃鲲，退休后活跃在弘扬正能量的朗诵舞台上。我特喜欢他浑厚的嗓音，他再次朗诵《人民万岁》，让大家充分领略了朗诵的魅力。

杨春刚团长和徐文华大姐，朗诵的保留节目《英雄》，是当代知名诗人、朗诵艺术家阿紫的诗篇。“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多么好的诗句，多么催人奋进的诗篇啊！

诗歌朗诵会上表现亮眼的林秀卿大姐已经84岁高龄，懂声乐，爱跳舞，会打鼓，喜朗诵。我最早知道她，是在活动中朗诵我的诗歌《黄河颂》。她说过：年龄，只是个数字，只要有梦想，有坚持，什么时候圆梦，都是最好的开始。她曾在全国“东方杯”语言大会比赛中荣获大奖。除了她跟我是一家子都姓林，有种天然亲近感，她自己创作并朗诵的《致80岁的自己》，让我在敬重喜爱她的同时，也深感惭愧。80多岁的人尚在拼搏奋斗，我们这些人还有啥理由停滞不前呢！

山在震荡，树叶在摇曳，阳光不断从枝缝间流淌下来。歌唱演员鲍芳一曲《我和我的祖国》把朗诵会推向了高潮。这时，一对相交在一起有着鲜红色条杠的黑色大蝴蝶从远处翩翩飞来，然后忽闪着翅膀静静地趴在演员身后的水杉树叶上。

我猜想许多人看到了这一幕。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女游客，转脸对我说，你认为这对蝴蝶是巧合的吗？我笑问她，你认为呢？她说，我觉得不是巧合的。不管是巧合的，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无疑，它们的到来给朗诵会增添了诗意。

离开昆嵛山石门里景区，我们欲乘车前往不远处的岳姑殿参观，那里是胶东革命武装发祥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胶东地区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斗争的策源地。

四进昆嵛山，每次都有新的感悟萌生，都有新的力量迸发。尤其是这第四次，与志同道合者同行，与我喜欢的文友们一起庆祝国庆节，叫我怎能不深爱脚下这片热土，怎能不深爱这片热土上善良的人们，怎能不深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流年记

压桌小菜

崔启昌

过了处暑，胶东一带海风日趋清爽，秋意愈发凸显。此时，天地间正悄然掀起一场秋澜。清晨，村南街的赵大伯推门出院，迎面拂来一阵久违的凉风，倍感舒爽的他随口哼起吕剧《借亲》唱段：马大宝喝醉了酒忙把家还，只觉得天也转来地也转……

赵大伯已年过八十，生性乐观开朗，待人真诚和善。四十多年前，他在镇上开了间“家常菜馆”，自个儿掌管后厨。有人问，这几十年你到底给客人烹炒了多少菜肴，赵大伯若有所思，哈哈一笑说：“两道菜。一道是硬菜；再一道是比硬菜还‘硬’的小菜。”

执掌后厨，是“家常菜馆”行稳致远的大营生。赵大伯几乎天天迎着晨曦起火热锅，披着星光落锁回屋。几十年里，他除了给食客调配、烹炒硬菜，还特别用心地准备压桌小菜。“小菜份量小，价值可比硬菜高。”有人夸他压桌小菜好吃时，他老爱习惯地抿嘴笑笑，用这句老话作答。

赵大伯有这样一个认知，咱们胶东人的大小宴席，从来不是自大鱼大肉开始的。弄几样时蔬，选几种时令小海鲜，或凉拌或热炒或油炸几款朴素的小菜，不标价、不计钱，端给食客下酒拌饭，是店家悄然奉上的实在心意，是咱胶东人待客的礼数。冬去春来，夏走秋至，锅碗瓢盆换了十几茬，迎来送往的热闹场景呈现过无数回，赵大伯的这份认知从未改变过。

为食客掌勺弄压桌小菜，赵大伯总是跟着时令走。乍开“家常菜馆”时，因一次搬运鲜鱼鲜肉不慎扭了腰，他不得不去外地找老中医治疗调理。从老中医那里，赵大伯学到了一套食疗理念：不时不食，不食不鲜，就地取材，鲜食为主，密藏腌晒补冬。后厨掌勺的几十年，他听话照做，用在了自己菜馆的经营上。

春天，赵大伯挤出工夫到集市上、山野间寻新芽、选嫩苗。红根菠菜、水灵鲜韭、嫩白芽葱、带根荠菜，还有香气溢散的香椿芽头、顶着花骨朵的蒲公英，都是“家常菜馆”颇受好评的时令压桌小

菜原料。夏日，自家菜园有的是黄瓜、茺瓜、茄子、辣椒、芸豆、豆角、西红柿。赵大伯应时采收，或煸炒或淡腌，或切条或剁丁，每一道压桌小菜新鲜而有营养。到了秋季，茴香、茼蒿、秋芸豆、秋眉豆、青萝卜、大白菜等接续下来。赵大伯照例守他的规矩，新鲜食材进到菜馆，他依次去掉老帮、老叶、老皮、老梗，想着法子调口味、增花样。秋高气爽时，他收拾停当后厨，便着手入窑储藏部分食材，转而再执刀将选好的适宜食材切片切条切丁，装缸入坛腌咸菜、弄酸菜，以避深冬及来年初春压桌小菜青黄不接。隆冬时，赵大伯的压桌小菜花样不减，醋熘白菜、干煸辣椒、油炸萝卜丸、椒盐花生米、盐渍萝卜干、酱腌嫩黄瓜……一碟碟压桌小菜上得席面，硬菜尚未点火开炒呢，落座食客有的已急切切就着小菜喝完三四盅地产白酒。

胶东临海，渔获丰饶。赵大伯调制压桌小菜，食材里自然少不了鱼虾蟹贝。葱拌虾皮、黄瓜拌虾米、烘烤白虾、火煨面筋鱼、蒜蓉海蒿冻、凉拌水发蛤蜊肉、芹菜扇贝柱、酸辣海带丝……细数一下，海产类压桌小菜足有十几道。

年纪大了，赵大伯把管菜馆后厨的职权交接给大孙子。权是交了，可闲下来的他倒觉得浑身不自在。每天他照例起得早，照例花近一个钟头的时间去镇上的“家常菜馆”，指点指点这头，招呼招呼那头。见爷爷闲不下手脚，大孙子放话让爷爷继续对压桌小菜上上心。赵大伯也不含糊、不推辞，当着一众员工结结实实说了一个字：“中！”

“食客赏识，大孙子菜馆干得顺当。我都大把年纪了，过来打个杂儿，趁这个机会听听社会上的事儿，看看家外的景儿……”乐观开朗的赵大伯心宽着呢，除了给食客弄好他心心念念的压桌小菜，似乎不多想别的什么了。要不，那天早起出院门那阵儿，舒爽的凉风迎面一吹，他哼唱的跑了调的吕剧《借亲》小段，咋会那么响亮呢！